



拷问心理学

QUESTION TO PSYCHOLOGY



直击人类灵魂的深处

人类的心灵万分复杂、曲折、奇妙、脆弱，心理学不能对它作出恰当的解释；今天我们的灵魂需要特别的慰藉，心理咨询和治疗不能完成慰藉心灵的任务。心理学需要回归哲学，回归文化，回归价值，回归艺术与美学。

本书带你“以科学家的态度面对物理的世界，以哲学家的态度面对心灵的世界，以文化学家的态度面对世俗的世界，以艺术家的态度面对梦想的世界。”

胡纪泽◎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CHINA CITY PRESS



拷问心理学

QUESTION TO PSYCHOLOGY



胡纪泽◎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拷问心理学/胡纪泽著.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074 - 2143 - 9

I. 拷… II. 胡… III. 心理学—研究 IV. 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7421 号

责任编辑 吕洪梅 (lhm730@sina.com, 13693396772)
封面设计 尚书堂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 40 号 (邮编 100039)
网 址 www.citypress.cn
发行部电话 (010) 63454857 63289949
发行部传真 (010) 63421417 63400635
发行部信箱 zgcsfx@sina.com
编辑部电话 (010) 52732085 52732055 63421488 (Fax)
投稿信箱 city_editor@sina.com
总编室电话 (010) 52732057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海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240 千字 印张 16.25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举报电话: (010) 52732057

心理学家常陷入一个巨大的陷阱,那就是他常常把一己之见(his own standpoint)和他所谓的心理事实(mental fact)混为一谈。我可真要把这种超凡绝伦的想法叫做“心理学家的谬见”(psychologist's fallacy)才是呢。……恰如我已经说过的,心理学家经常自外于其所描述的心理事实,他把自己所说的东西和实际存在的东西看做是同样的一件事儿。……心理学家顺着那些用自己的方法所产生出来的、自己所认可的那些观点思考下去,就会很自然地有这样的想法(而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那些观点的产物):心理的事实原本就是按照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发生的。然而,不幸得很,实际的情形与之相差甚远。无数虚幻的谜团就是这样地被引入到我们的科学中来了。

——威廉·詹姆斯

缘起 我为什么要“拷问”心理学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

——孔尚任《桃花扇》

第一章 心理学从何而来

心理学,就探讨精神的本质及其活动的意义来说,是一门历史非常悠久的学科,一门在古希腊就已达到高水平并随着欧洲文明每一发展阶段一直持续到今天(与哲学密切相关)的学科。

——G.墨菲

人从何而来:一个并不确实的答案 ● 11

科学、神学与哲学 ● 15

心理学是一个投错了胎的婴儿 ● 17

理性文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 19

中国文明的情理精神 ● 29

第二章 心理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科学

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

——伯特兰·罗素

科学的前提 ● 44

科学是什么 ● 49

走错路的心理学 ● 60

且看心理学如何“实验” ● 69

进化论给心理学带来的是灾难 ● 72

第三章 名目繁多的心理学流派流向哪里

……我称之为“范式”(Paradigm)的,是与“常规科学”密切

相关的一个术语。我之采用它,是想说明,在实际的科学实践过程中,某些公认的范例——那些定律、理论、应用,以及设备的使用等通通算在内——为绵延不绝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了模型。……只要你的研究是建立在范式的基础上,你就得受到同样的科学实践的规矩和标准的制约。这种制约,以及由它所形成的那些显而易见的共同看法,乃是常规科学的前提,换言之,正是它们才使某种研究传统得以产生和延续。

——托马斯·库恩

冯特:“心理学家的谬见”的始作俑者● 79

构造主义“构造”什么● 85

心理学中的另类:心理分析● 89

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心理学● 92

行为主义:从人到动物● 99

格式塔:回归哲学● 106

认知学派:心理学中的修正主义者● 110

“认识发生论”产生不了人类的道德● 113

第四章 尴尬的病理心理学能摆脱尴尬吗

人有病,天知否?

——毛泽东

心理学中的旁门左道● 119

精神病学家的尴尬● 124

分裂的精神病学● 131

正常与异常:一线之差● 137

第五章 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道路通向何方

价值观的丧失是我们时代的最终痼疾。而目前的状况比任何时

代都要危险。人类只有努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种状况。

——亚伯拉罕·马斯洛

心理咨询:社会乱象中的“显学” ● 146

含义模糊的“心理咨询” ● 150

心理咨询:哲理中的常识 153

心理咨询:价值的回归 ● 169

第六章 绕不过去的现象学

心理学被说成是一门关于心理“显相”或现象的科学……不过现象学却以完全不同的态度与它们相关,按照这种态度,我们在长期熟知的诸科学中见到的“现象”一词的任何含义都以一定方式发生了改变,也只有经过这样改变之后,它才被纳入现象学领域。

——埃德蒙德·胡塞尔

生命解释学 ● 173

胡塞尔:一个叫心理学家头疼的人 ● 178

对心理主义的批判 ● 181

心理主义和唯灵论之间的中间路线 ● 186

胡塞尔最终没有破解意识之谜 ● 193

第七章 解构的心理学

一切皆支离破碎,所有的一致性均已不复存在。

——约翰·多恩

心理学:后现代主义的先行者 ● 200

福柯的颠覆 ● 204

解构主义 ● 208

心理学一开始就解构了 ● 213

人本主义心理学最终不能达到救赎的目的 ● 220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

——孔尚任《桃花扇》

缘起 我为什么要“拷问”心理学

我长期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我国社会对我的职业的通俗叫法是“心理医生”（西方语言中并没有这个词儿，因此并没有适当的对译，他们只有 counselor 心理咨询师或 therapist 治疗师）——如今在一间大学教授心理学课程。我目睹并部分参与了这个学科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过程，亲眼看到它怎样从一片空白到兴旺发达，从无人问津到遍地开花。请看今日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一派沸沸扬扬，更兼眼花缭乱的景象，已然成为一门显学。

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社会的需要。我在我的另一本著作《中国人的焦虑》中排列出了至少十个社会原因。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处在高速发展的社会进程和快速变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带来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的增加，这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需要心理学的援助，呼唤心理咨询和治疗学的发展，这是另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要问人们在有了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时为什么要求助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原因倒也简单，乃是因为人们打从心底里相信：心理学是一门科学，顺理成章，建立在科学心理学基础上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学自然也是科学。就好比生病要去看医生，要求助于医学一样，那是我们深信：医学是一门科学。在我们这个科学统治一切，引领一切，压倒一切的时代，我们不相信科学还相信什么呢？

——“心理医生”这个词汇，真是一个高明的组合，按照中国汉字的造字特点，后面是主体，前面是对主体性质的限制。“心理医生”并不是自己有心理障碍的医生——就好比精神病医生并不是医生有了精神病一样——而是从事心理治疗行业、治疗心理障碍的医生。我不记得这个词汇在近30年前是怎样在中国出现的，也许和当时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人绝大多数为精神科医生有

关，但未始不是反映了国人对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基本立场。

但是，有一个我们非问不可、非回答不可、非解决不可的问题来了——心理咨询或治疗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再直接一点问：它真的是一门科学吗？

我要请问诸位——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专业人员和一般的民众——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了解到的、所信任的心理学，我们今天亲身践行、心身依赖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在咨询和治疗中究竟有多少科学的含量？对这样一门闹得沸沸扬扬的显学，我们难道不需要去问问吗？

我们果真去问，就会得到一个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事实。今天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基本情形，大致如此：有的是较为精致、灵巧的生活常识的传授；有的是一些医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普及性讲解；有的是有一定实用性的“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黑格尔语）；有的是生活化的、但并不算顶高明的哲学思想的劝慰；有的是对行为“偏离”的矫正和训诫；在有的咨询过程中更充斥着神秘的体验和情绪互动，甚至有的更弥漫着诡谲的气氛……非常令人遗憾的是——除了一些哲学思想和医学知识以外，大多是生活常识，我们从中却找不到多少科学含量。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我们所知道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基本的情形，难道不就是如此吗？

也许我们会争辩说：心理咨询和治疗确实有一定的用处，确实帮助人们解决了一定的心理问题。我从来不否认它的“有用”，但“有用”就是“有科学性”吗？我们都知道，我国的儒家思想也好，道家思想也好，那里面的许多道理对于缓解我们浮躁不安的心灵可是大有用处的啊！古希腊哲学家许多睿智的哲理对我们的人生调适也是很有帮助的啊！难道我们可以说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就是科学吗？还有，对神学的信仰对信仰者来说可能更有用，但神学是科学吗？“有用性”和“科学性”——二者绝不可等量齐观——这个道理不需要深思熟虑就能明白。

或许我们还会说：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是一种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在实际的过程中运用一些哲学的知识，使用一些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生活哲理原本也是很正常的，许多科学常识不也是通过通俗的生活语言才让人们耳熟能详，得于

心而应于手吗？不能因此就说明心理咨询和治疗本身就不是科学的啊。问题就在这里，大量的生活哲理和哲学思想的应用，恰好从反面说明：我们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离开科学实在太远。哲学不是科学，哲学思想更不是科学精神，这个道理连中学生都知道。

那么，人们还会问：心理咨询和治疗也许太生活化、太世俗化，应用性和实践性太强，所以它使用了许多哲学的道理，但是它的根基却仍然是心理学，而心理学本身是一门科学，这是不可否认的吧？在任何一本心理学的教科书中不是这样给心理学下的定义吗？“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非也！这正是我要论述的主要观点：关于心理学的这个定义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定义。用科学的镜子一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心理学都不是科学。这个定义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又会争辩说：我们也并不认为心理学已经是一门已然成熟的、纯粹的科学，它脱胎于哲学，它的身上打上了许多哲学的和其他学科的烙印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它还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因为它还不够成熟、不够纯粹就否认它是科学。在心理学中间，不是蕴涵着一些科学的元素吗？余又非之。心理学固然蕴涵着一些科学性的元素，但是从根本上看——无论是它的源头、创立，还是发展的过程，乃至它的基本理论要素、主要流派都不是科学。

也许我们还会有最后的反驳：心理学所使用的方法难道不是科学的方法吗？是的，不可否认，心理学的确曾经并还在努力尝试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历史上称这一派心理学为“心理主义”。不过再次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心理主义的实践已经证明，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类心灵研究的路子是根本行不通的。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往往避免不了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的“心理学家的谬见”（psychologist's fallacy）。看得出来，大多数心理学家对这个情形心知肚明，所以今天我们最熟悉的心理学流派大多另辟蹊径，都不走“心理主义”这一路。——有人认为今天的“认知心理学”应属于心理主义范畴，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这里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在有关心理流派的章节我们再来详细讨论。

按理说，心理学是我安身立命的饭碗，是我的“专业生命”（professional life），我为什么要“拷问”心理学？这样做岂不是要去打破自己的饭碗，扼杀自己的专业生命？非也！恰恰是我的专业经历和学术良心在催促着我、逼迫着我非去做这样的事情不可。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企图通过“拷问”，彻底揭开罩在心理学头上的科学面纱，还它的本来面目，正本清源，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

真正要去“拷问”心理学，还得从我的专业经历说起。也许，这会有助于读者对于我“拷问”心理学的心理历程的了解。

我具有一种天生的对神秘的东西感兴趣的气质。这种气质并没有把我引向宗教和玄学，而是引向了对人类自身的思考和探索。在我的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比人自身更让人感觉神秘的了。郭沫若说：对人体的结构、功能以及种种生命现象的神秘感和冲动常常会驱使一个青年走向学医的道路。我揣度这应该是他的经验之谈。30多年前，正是这种追求神秘现象的气质教我成了一个学医的大学生。

在大学期间，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一是当我在显微镜中看到人体微循环系统就像一架高度复杂的立体交叉公路，各种细胞在那公路上忙碌地穿梭着时，我惊呆了。那感觉竟比第一次乘飞机升空时看到脚下的豆腐块一般的城市街道和跑去跑来的玩具样的汽车时还要惊奇千百倍。二是当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婴儿怎样从母亲的身体中诞生出来时——且不说那母亲的极度痛苦和极度快乐在转瞬之间的交汇，只是看到、听到那个像橡皮娃娃样的小东西突然发出大声地哭叫——我简直就眩晕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是这样来的，一团软软的小肉球就这样来了，那个此时此刻只会哇哇大哭大叫的他或她会怎样长成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将会有怎样的心灵，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将会去演绎一场怎样的生命的活剧呢？

17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设想人的身体就是一部极精密的机器：心（脑或心理）是它的指挥中心，在心 and 身之间有特殊的管道把二者联系起来，发生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笛卡尔一定没有看到过细胞在“立体交叉公路”上穿梭，也一定没有亲历

过人的诞生，所以他只能把人想象成为一架机器——虽然是奥妙无穷的机器。

据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的母亲倒是一个“产婆儿”，我揣想他必看到过孩子生产的过程，并由此连接对心灵的神奇幻想。所以他说：要做一个精神上的助产士。于是跑到街头巷尾、广场码头，拉着人就提问题，要帮助人家催生出思想来。此事传为永久的美谈。

不管是想做“精神上的助产士”也好，还是把人看做“机器”也好，千百年来，人类对自己的心灵，以及关于心灵的相关问题，譬如心灵与肉体、心灵与周围的世界，是怎样构成的，怎样运作的，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等等，成为天下最大的谜团，一直困扰着想去揭秘的人们。

就像苏格拉底向人们提出的问题——什么是虔诚？什么是背叛？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纯洁？什么是欺骗？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一样，我经常问：人的心理怎么就会产生出这么多千奇百怪乃至莫名其妙的思想呢？人世间的这许多悲欢离合，人与人之间的忽而牵挂留恋，忽而钩心斗角，在人的心理上是怎么回事呢？人心的喜怒哀乐，以及我们经常看到和感受到的诸如欣慰、愉悦、满足、惊羨、崇拜、景仰、庆幸，以及嫉妒、贪婪、仇恨、寂寥、惆怅、眷恋、厌恶、沉迷等等这些心理，都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还有人的许多神秘的体验是怎样产生的？那许多妙不可言的想法又是怎样出来的呢？对这些，现代心理学能做出解释吗？科学能帮我们什么忙吗？

心灵给我们造成最大的困惑。心灵有两面甚至多面，我们都知道经常表现于外的那一面不是真实的那一面。所以中国古人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当面说好话，背后使绊子”。西谚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譬如一个人在别人跟前从来不说真话，要么吹牛要么说谎，西方人就说 A boaster and a liar are cousins—german（吹牛与说谎本是兄弟姐妹）；交朋友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事儿，可是又很担心，觉得世界上最靠不住的就是朋友，所以发出感慨 False friends are worse than bitter enemies（虚伪的朋友比残酷的敌人更可怕）。人心之叵测，古今中外全都一样。于是人们常梦想，我们若是能知道人的内心，知道一个人在面对某个人、在做某件事时的真实想法该有多

好!“科学”的现代心理学能教会我们这些吗?能告诉我们谜底是什么吗?

我在学习心理学的第一堂课时,我的老师就告诉我,指望心理学告诉你这些事情是幼稚的,也是荒唐的,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嘛,怎么可能回答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呢?!我也用这样的话告诉我的学生。可是,我们细想一想:难道我们就没有理由要求心理学来回答这样的问题,难道连问这样的问题都是幼稚、荒唐的吗?这是上帝的问题,我们永远不能指责上帝是幼稚或荒唐的。换言之,对问题不能回答,只能说被提问者的幼稚或荒唐,而不能说是提问者的幼稚或荒唐。

是的,这样的问题也许我们永远不能回答,也许我们永远猜测不到任何人某时某刻的心里在想着什么,我们永远只能“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永远不能穷尽人类心灵的全部本质,但这个问题本身却并不幼稚,也不荒唐。心理学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并不等于人们不应该提这样的问题。人们有理由质询心理学。

1979年,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年头,是因为那一年正好是“心理学诞生一百周年”,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国劫后余生的学者们开始筹备心理学的复苏。我给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老所长,我国前辈心理学家潘菽老先生写了一封信,倾诉了我对心理学的向往、迷惑和愿望。潘老居然给我回了信,对我勉励有加,欢迎我加入到心理学的队伍,要我“学好外文,学好巴甫洛夫的学说”。

潘老已经去世多年,前几年我到心理所访问时,谈到这件往事,潘老的学生们正在征集他的文字。可惜这封信我在几次搬家中弄丢了,令人歉疚不已。愿潘老的在天之灵安息。

潘老回信的最直接的结果,是让心理学在我的心目中成了一块圣地。我迷恋它、崇敬它、景仰它,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它,没日没夜地纠缠于它——今天我的许多学生也是如此。我的书架上摆满了心理学的书籍,我的书房里挂着著名心理学家的照片,我接受心理学的各种专业知识,我的脑子里满是心理学的术语,希腊字母 Ψ (希腊文“心理学”的第一个字母,为心理学的标志)成为我的图腾。我的人生轨迹被彻底纳入到了心理学的轨道中间。倏忽之间,30年过去了。

遗憾的是，30年间对心理学的迷恋、景仰、投入、纠缠，并没有解除我对人类心理的半点迷惑，也没有帮助我对人心之神秘感的丝毫消解。相反，我更加迷惑了，更加心不知在何处，身不知所至了。好比西谚所说：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反倒糊涂了。我在刚刚进入这个领域时提出的所有问题，不仅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越来越多，对它们越来越迷惑了。这颇似德国大文豪歌德（Johann von Goethe，1749~1832）笔下的浮士德博士的心情：“如今，唉！哲学、法学、医学，遗憾的还有神学，我全已努力钻研。可到头来仍是傻瓜，并未必比当初聪明半点！枉称硕士甚至博士，转眼快到十年，牵着学生的鼻子，左右东西原地打转——最后却发觉一片茫然。我因此真叫忧心如焚。”（歌德《浮士德》杨武能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19页）

我不至于像浮士德博士那样“忧心如焚”，但我的疑惑与日俱增。无奈之中，我对人类心灵的疑惑转变成了对心理学本身的疑惑。我越是深入到这个领域，越是感觉到对它不了解；越是接近它，感觉它离开我越远。我不仅不能弄懂它，占有它，驾驭它，它反而占有了我，驾驭了我，迷惑了我。它就好比《聊斋》中的女鬼，叫人心醉神迷，却欲罢不能，四处碰壁。

在我第一次和心理学亲密接触时，我就被告知：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在相当长的时间，我真心相信它就是一门科学的。不然的话，全国最权威的心理学研究机构为什么归属于中国科学院呢？为什么所有的心理学教科书都称“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呢”？不唯中国，全世界都是如此。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在他的家乡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间心理学实验室，被今天的所有心理学家公认为“科学心理学”的建立。从那时开始，一百多年过去了，“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已然成为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是啊，在我们这个高高飘扬着科学大旗的时代，在这个科学已经渗透到一切生活——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个人的隐秘生活——的时代，这个道理还用得着怀疑吗？

可是，30年来对心理学的苦恋过程，30年对心理学的应用经历，30年对心理学的理性思考告诉我：这个道理不仅要怀疑，而且必须要怀疑，一定要怀疑，且有着充分而必要的理由来怀疑。

最初的怀疑来自于对自己最迷恋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所创立的心理分析学说。——即便在今天，我还是认为心理分析学说是心理学中最伟大的学说，我还是告诉我的学生，如果不弄通这个学说，他对整个心理学恐怕连一知半解也算不上。

把人的心理划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部分，虽然在弗洛伊德的全部学说中并不算是最大的贡献，但其影响的深远却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学说。弗洛伊德深信：在人的意识深处，一定存在着一个心理的过程，它虽然不能为我们所察觉，也不被我们的意识所承认，但它具有强大的力量，以各种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这就是潜意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潜意识影响着我们的思考、感觉和行为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对职业的选择、结婚的对象、健康的状况，甚至影响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情。弗洛伊德向我们描述的潜意识领域，就像深不可测的茫茫大海，在那片阳光照不见的极度黑暗中，原欲、冲动、本我、防御机制等等宛如鬼影一般游荡着，它们按照某种力学的原则支配着我们的绝大部分心理生活。正是从这里出发，弗洛伊德声称可以解释人类全部心理和行为。心理分析师所做的所有临床观察，所收集到的所有临床证据，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理论而展开。

但是，用科学的任何一个准则来衡量，我们会发觉：心理分析学说与科学实在相距甚远。二者之间根本就没有缘分，怎么也硬拉不到一起去。有人说心理分析理论中的心理决定论思想，人的生物学欲望和动机左右着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想法，反映出这个理论的生物学基础，可称它为“生物决定论”。这个说法既是对科学缺乏基本的了解，也是对基本哲学思想缺乏了解。在我看来，弗洛伊德的这个思想，最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神学，联想到上帝；而心理分析理论既不可验证又难以重复的临床观察，更让我们疑惑它的科学含量——几乎为零。是的，心理分析学说是伟大的，但绝不是科学，这并不矛盾。

对心理分析理论的怀疑只是一个开端。我接着把心理学的重要流派，譬如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主义、人本主义等等，再把我们的时代所流行的重要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理论，譬如认知治疗学、行为治疗学、完形心理治疗学、积极心理治疗学、森田治疗学、家庭治疗学以及由它们派生出

的诸多治疗学，进行了一番梳理。梳理的结果更加令人沮丧而且伤感，它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建立在空中的楼阁——如果我们把科学看做是它们的基础的话。

于是，对心理学的科学基础，乃至对心理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的怀疑便具有根本性和结构性的意义。我索性把自己 30 年来一直作为“安身立命”的专业根基（professional root）放到理性的天平上，放到科学的语境中去“拷问”。

这对我是一个极其痛苦又充满快感的过程（这又是一种微妙的心理，好似自虐时的心态：痛苦，却充满着快感。我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这种心理——科学对此不能做出半点解释）。对心理学进行“拷问”，就是对造成心理学的科学基础的理由是否存在来进行详细的理性探讨，对各个心理学理论的科学含量进行深入的挖掘。在拷问的过程中，我眼看着心理学的科学根基渐渐地融化、一点点地消解掉了，就好像《西厢记》中红娘呵斥张君瑞的话一样，它“却原来是个银样的镗枪头”。

“拷问”的结果逼使我不得不同意——相信阅读了这本书的读者也会同意：心理学不是一门科学。宽容一点说，它的根基和核心都不能归属于科学。套用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库恩（T. S. Kuhn）的话：它没有一门科学的基本的“范式”（paradigm），心理学家之间没有基本的共同语言。心理学在科学的整个大家庭中不仅找不到共同语言，而且根本就缺乏基本的科学语境的支持。根基既失去，一向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的大厦，在我心里“忽啦啦”坍塌了。

——心理学在中国专制年代曾经被打成“伪科学”，被禁止在大学讲台上讲授，被禁止进行专业的研究，更被禁止在民众中传播。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大家的愤慨。然而我要说：如果我们能够对“心理学本身并不是一门科学”进行充分的论证，说它是“伪科学”倒也并不算冤枉了它（这个名词实在不好听，叫它“非科学”也许更恰当一些。）。不过不管它是不是科学，禁止讲授、研究和传播都是不正当的，这是另一回事儿。

心理学的科学大厦的坍塌，造成了多米诺（domino）骨牌效应。不可避免地，心理学的其他分支，举凡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群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青年心理学、成年心理学、老年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民族心理学、宗教心理学、审美心理学、文艺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管理心理

学、教育心理学、劳动心理学、人事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工业心理学、法律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健康心理学、咨询心理学，乃至心理治疗学等等，也就跟着失去了在科学中的位置。一直以来，心理学家喜欢把心理学（或曰普通心理学）比成一棵大树，它的各种分支也就好比这棵大树的各级枝丫。大树的主干倒了，它的枝丫实在是没有理由不跟着倒的。

130年过去了，心理学并没有死去——事实上，它的生命正旺盛，正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正红红火火着咧。正如我在前面说的：心理学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显学。

怎样解释这样的现象？

道理非常简单，只要我们稍稍深入考察就会看出：心理学（尤其是遍地开花的心理咨询产业）生命的旺盛，并不是因为它有着科学的支撑。恰恰相反，心理学越是兴旺发达，越是红火，它离开科学就越远。当它成为一门显学的时候，它就彻底与科学绝缘了。

同样的道理，离开科学的领域，只是撕掉它的科学的面纱，绝不等于心理学失去了生命力。在我看来，惟其如此，心理学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回家的路，才能真正展开飞翔的翅膀。

心理学不是科学。这就是我欲“拷问”心理学的第一层面。有什么理由来说明心理学不是科学吗？我不仅要说明它不是科学，要说明它并不是从哲学中诞生出来而最终成了一门科学——就像通常的心理学教科书和心理学著作中所讲的那样，而且要说明它基本没有任何科学的含量。

那么，离开了科学的心理学究竟是什么呢？心理学不是科学，那它是什么呢？回答是：心理学自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心理学有自己的家。这是心理学的自我确定（self-identification）的过程，也是心理学自我回归的过程。这是我欲“拷问”心理学的第二个层面。

也许，有人要指责我对心理学进行“拷问”，缺乏对一门学科起码的敬畏。如今，我宁愿冒这个风险，因为我知道，唯有这个态度，可以彻底还它本来的面目，才能重新建立对它应有的崇敬。

也许，如此来纪念心理学诞生130周年更有意义。